肩齋文集

月齋文集卷八

平定張穆

事輯附碑銘一篇墓志銘一篇

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輯

雍正十年壬子九月二十五日丑時府君生

府君姓張氏諱佩芳字蓀圃號卜山初名迦芳字公路

學政夏醴谷先生爲易今名山西平定州人

始祖應祥明大同廣聚倉大使

五世祖敎明陽和司訓導

高祖金榜州學生

曾祖珝　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
祖新瀸字際盛　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
考可舉字登榮國學生　誥封奉政大夫泗州直隸州知州　晉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
府君希曾堂集張氏族譜序余家相傳明洪武初遷自洪洞令居廟溝及嶺西者皆是而世系無攷余七世祖萬歷間爲大同廣聚倉大使始顯大使公一子爲陽和司訓導生四子長居白楊樹次居上城三居桃坡是爲高祖四無後次房染患時疫余曾祖侍疾染焉遂由桃坡遷上城其後次房析居學門鎮余父又遷大陽泉

乾隆元年丙辰五歲

希音堂賸稿際盛府君行狀憶佩五六歲先祖擔負往來田間一筐盛飯一筐盛佩至則坐佩田畔守視烏雀自力作以爲常佩就外傅塾中薪炭躬自送給猶及見佩應童子試云

三年戊午七歲

鄭贊善虎文吞松閣集蓀圃制義序余友張君蓀圃幼以神童名　墓志曹侍郎城撰少家貧嘗爇秋稭以照讀

四年己未八歲

希音堂賸稿陳先生壽序佩年八歲受業於先生同學

五六人李君文山其一也時世伯玉峰先生以名孝廉亦課授於其家從學者頗衆皆成人子先生亦受學焉日爲佩等正句讀隨以講解督課甚嚴及學爲八股終歲皆成篇凡五年別去又二年與文山俱受知學使者

夏公案陳先生名世玫玉峰先生名世瑛雍正乙卯科舉人江西新昌縣知縣李君文山名光萬乾隆丙戌科進士廣東陸豐縣知縣

九年甲子十三歲

八月十三日先高祖際盛府君卒年七十有八

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墓志年十五入學肄業晉陽書院　陳先生壽序佩以

背誦諸經入學

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年補州學廩膳生員　府君自跋片言可以折獄者兩章文尾云此乾隆己巳歲試題也今粵東大中丞德定圃夫子閱余卷深加擊賞拔置第一收入山右試牘

吞松閣集制義序年未冠文譽枈雲代閒學使今少宰德公奇其才拔第一令讀書晉陽書院院多藏書恣覯之不數月竟同院生叩之應口誦衆乃大服試輒冠其曹雖老師宿儒名出其下帖帖莫敢出聲氣當世知名之士游於晉或爲書院長咸引重君者忻州馬象沂秦府爲書院長

先生名鵬蛟

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希音堂集刑部郎中呂君墓表君諱元亮字潛齋鳳臺人乾隆癸酉甲戌間始識君於晉陽書院時山左牛階平先生主講席深器君而君顧昵就余

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希音堂集曾少梁制義序憶歲甲戌余與少梁同學晉陽時山東牛階平先生主講席先生淹博自負少許可而器重少梁獨至案少梁名斗南 階平先生空山堂集晉陽東歸紀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陽曲起行門

人晉陽書院貢學孔等三十餘人公餞送至南屯是日抵晉祠張佩芳姚廷瑞馬履瑞張映宿相隨到晉祠宿同年楊學山家（案學山名二酉癸丑進士）楊爲置酒同門人痛飲高歌至夜分次日同張佩芳四人登懸甕山游天龍寺初入山口煤車寨路數里陟岡嶺往往道拗峭險絕不可行行十餘里小憩十字河逾材厰始見天龍山頂山形竦秀峰巒翠青長松落落錯立巖石間幾萬株高栝古柏如人如困或森然如虬龍狀攀石尋徑穿松乃得過日暮臨絕巔乃得所謂天龍寺者寺居山坳平地後倚高峰前俯幽澗萬仞澗底積冰峩峩長嶺絕壁四面夾

繞白雲如抹橫帶其下過小橋抵寺前老僧四五迎入
梵舍齋罷鐘動偕諸子就寢聞山僧朝課遂同諸生游
下洞回看所謂上洞者山僧呼早飯飯罷姚生先往徐
溝遂及張佩芳等下山二十九日同往徐溝諸門人溫
常綬等二十餘人先在公具酒饌飲餞雅歌佐飲極歡
而罷十二月初一日過姚匡瑞家諸生復留飲食送至
南關停車話別諸生凝立悵望良久然後去

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呂君墓表逾年牛先生之河中余與君隨同寓中條之
萬固寺　曾少梁制義序逾年先生之蒲州余與少梁

暨鳳臺呂陶郝其他四五人從蒲瀆大河有雷首中條之勝望華山如在几席　空山堂集示門人張佩芳等札聞汝等來蒲已有定期不勝忭慰及喬公到蒲始知以形迹之嫌暫止此說亦是第吾懸注之意更增惘惘耳吾今年來蒲本非得已所以來蒲者一恃蒲有三知已可作主人一爲晉陽舊弟子有負笈相從者今到蒲已近一月而諸弟子無一至者此中鬱鬱政如有失吾非老病本不藉汝等扶持自愿殊不可解廉將軍云我思用趙人吾意亦如此也兼衡兒相從來此甚須一二人切礫吾爲汝等計即爲吾計汝等應知此意也此中

有緘芥相投處吾意汝等少遼緩來或一二人陸續來
札到當自酌之又與顏樂淸札四月十四日始到蒲初
上館生徒寥寥旬月閒四方雲集平陽以南中條以北
都有來者晉陽舊門人來者五人講貫日勤漸有進益
夏日苦熱五日之中一爲休息條小兒及晉陽舊門人
讀書中條山中其地有萬固栖巖白石諸寺翠巖靑壁
喬松修竹回複繚繞每往則與諸生尋怪石窮幽泉登
絕頂望黃河太華倚風長嘯或吹竹彈琴以相酬和又
詩集有秋日同衛兒門人姚廷瑞張佩芳張映衛五姓
湖泛舟聯句　吞松閣集制義序會大中丞喬公光烈

時爲監司駐蒲州閔士之不學古乃延山左故某縣令牛君運震爲之師（案牛君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甘肅平番知縣）且欲藉君以風蒲士書招君已而代牛主講院者爲山陰胡徵君稚威（案徵君名天游）徵君恥世俗學治古文自方昌黎謂惟桐城劉耕南先生（案先生名大櫆別號海峰）可與抗手餘皆目笑之時客於蒲蒲人無能受其學者獨亟稱君呼爲小友蓋以鄰侯器君也君既盡得其所學歸而閉戶事箸述慨然有千載之志（孫觀察星衍岱南閣集牛君墓表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儁君敎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名自見）墓志階平先生之蒲州公負笈從又受知於觀察黃公遇課日必饋酒食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鄉試中式本省第六十名舉人　希音堂賸稿三場百問序余少習舉子業嘗致力於此丙子省試以五策得售及分校南闈亦持此意取士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八名進士

殿試三甲第六十六名　吞松閣集制義序丁丑試禮闈本房沈公得君卷首薦斥對房錢公見而惜之力言其文於主司乃得售沈名栻今爲河東運使錢名載今宮詹然則君之文即遇合間已可覘其崖略矣　海峰文

集張蓀圃時文序平定張君蓀圃與四方之士同以進士舉而獨不趨於時好不鶩於速成抽曲盡之思顯難詳之義浸潤乎六經之旨敷揚乎兩漢之詞洋洋乎渢渢乎斯可謂之文也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希音堂集硯香堂記歲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復堂家名百里從游者太史之從子朴呂恒慶普慶餘慶延慶張澍暨牛生天祺凡七人逾年生與朴入鳳臺學又逾年余歸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是年府君自鳳臺解館歸讀書城西南冠山　希音堂集呂君墓表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家君適授徒里中庚辰一至余家　又重修冠山資福寺記山在州城西南八里有元左丞呂思誠冠山書院明州人孫傑高領書院寺在山之左麓建於元至順間書院久俱廢而寺獨存其左有屋三區州人士率讀書於此余爲諸生時亦寓焉案府君爲諸生時讀書冠山碓在何年失攷既成進士復授徒一年餘山之上下松石間無不至者而冠山書院當山之胸登此城郭樓堞歷歷在目號爲冣勝州志載爲思誠父祖讀書處有宣聖燕居殿會德堂德本行源二齋遺蹟

尙存案燕居殿士人名夫子洞洞外有巨石高丈許刻英雄進步四大字府君筆也謹案府君既成進士歸里卽謀爲陸宣公翰苑集注至是讀書冠山遂依文排纂付諸從學者寫之今艸稿之藏於家者尙十數巨冊丹黃塗乙爛然可觀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五歲

是年部選徽州府歙縣知縣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佩於三十一年冬出仕上閱大中丞書三十一年選任歙縣案歙方盛送府君調任合肥詩注公於丁亥涖任今年壬辰奉調合肥皆在二月是府君是年雖選得歙實未涖任也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六歲

呑松閣集制義序余之主紫陽講席也後君涖歙之一年至正則聞君以古學倡多士而月課之於斗山亭呑松閣詩有歙令張蘇圖招余及劉耕南劉拙存兩廣文游問政山看桂小集斗山亭四首其第三首尾句曰天爲斯文作宗主魁杓聞已屬張星自注明府頻課士於此又有張明府招同人集白雲禪院看紅葉詩斗山亭者明湛甘泉所講學處也耕南先生爲黟縣學官八之不樂謝病去會君來君聞先生名於徵君者舊矣遂禮請爲士子師案府君爲耕南先生特闢問政書院歙士之素勵名節埽迹長吏之庭者至是各執經以見君遇之皆如故等夷

海峰文集問政書院記歙故有書院其地屢遷而今建於紫陽山上蓋新安一郡之學也其一邑之學則休

甯有海陽之院而歙顧未之有乎定張君之令歙也百廢俱舉而愛惜髦士尤爲篤摯而不可解於心士之好學而能文者盛禮以招之使來於斗山之亭日課月校已三年矣案此文當作於明年戊子以其文與鄭贊善相發故類敘之　適邑人程光國等捐廣厦十餘閒於問政山麓以爲諸生誦習之地侯因以爲問政書院凡紫陽所不及收者咸得歸之問政焉

墓志歙俗重巫覡勤禱祠公論以鬼神可敬而不可近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邑人遵其敎俗丕變邑之西曰宏山故有土神廟廟之外有巨石傳爲或憑焉主疵癘不祀則禍作以故歲時致祭張幕

演劇殺雞瀝血以酬之日無算石之上下皆般公命毀其石廢其祠邑人大恐卒無異公餘擁羣書丹黃不去手時課諸生於斗山書院給以饍研經辨古講誦琅琅人以爲得賢師益友而忘其爲宰也凡經品題多成佳士有汪生者貧乏不能自立輒取陳編數冊貨錢於公公如數與之返其書其雅度如此居官嚴而慈每杖民民有自呼父母者輒減杖遇死獄必求其生活者甚衆
歙縣公立邑侯張公去思碑記邑舊有惠濟倉在治中侯曰濟人弗徧非惠也命四境各立倉詳定規條盈虛出入即以其鄉耆董之別設惠濟堂二所以恤窮民

縣之東界有日慶豐堨者開於明季以灌民田民便之後日就圮田收亦頓啇侯爲清理堨田所出租倡修如舊歛民産多畸零供賦瑣屑登搭飛灑册胥實柄持之侯爲申詳大憲請立四柱徵收永定爲例賦額既清訟端亦絶冬月捐廉設粥厰就食者日千人富民或被薄譴罰令褒䘏給孤貧其美政若此者葢不可勝舉侯又以志乘爲一邑文獻所繫久缺不修無以示將來昭法戒因廣爲采輯訂正參稽燦然大備云　程翼垣先生步矩德政頌序略曰張大父師來宰歙邑牛刀理解固令武城均知學道矣而步矩尤以稚子昌明案此蘭翹學士之初

名得於下車之日甄入門牆飲食教誨權輿無已夫感
恩知己孰謂難兼父師於昌明固何若哉作人雅化居
可覩已謹頌八政以俟采風者覽焉其一新學宮案事見後
鄭贊善重修　其二建書院案事見上問政書院記序
學宮碑記　又日郡建問政書院凡諸器
幣悉資俸錢每校文必設餕餘與諸生揖讓其間
殷煜送府君調任合肥詩注公捐俸購屋於江家塢內
爲書院每月邀諸生童會課羅崙詩注公建問政書院
顏日學古堂呂邢宏詩注公贈生一聯云天機靜處思
防鴿夜氣清　其三立社倉案事見上
時戒牧牛　去思碑記其四修邑志案事見上
去思　序略日父師甫入境凡厥奸宄郎默
碑記　其五懲奸慝識其里居姓氏一時摘發合邑悅服
其六禁淫祀案郎曹志所載宏山巨石事惟宏山作橫
山又日父師遣人移之縣治內堂祀者乃
止與志云毀其石異　又呂邢宏詩序略
注公禁夜戲婦人燒香婚夕鬧房　其七折疑獄云父

師片言折獄 其八恤窮民案即去思碑冬月設粥厰罰小大以情 富民娶縣事准日冬月設男女二粥厰語 頌詞不載
較碑爲詳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七歲

陸宣公翰苑集注刻成府君自序曰唐陸宣公文集權文公德輿所敘云制誥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名翰苑集今傳本是已宋紹興二年嵊縣主簿名煜避敬廟諱改者進奏議注十五卷今獨其表存而注不傳亦不載其姓案阮太傅揅經室外集唐陸宣公奏議十五卷提要宋郎煜注煜事蹟無攷卷首載紹進奏議表銜題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煜又注東坡文集事略題銜與此相同此編所注惟采經史爲多無泛按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多精審使讀者易見端倪茲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刻宋本影寫亦

讀史者所不廢也案太傅於嘉慶十二年進呈　四庫
未收書六十餘種此注其一也　仁宗睿皇帝命
庋其書於　天壇前殿之西廊　御題額曰
宛委別藏人閒無由得見也其原本太傅悉弆之文選
樓穆於道光癸卯九月至揚州親造樓下欲迻寫此注
出與府君書並行徧檢不獲則以太傅內書堂是年夏
適被回祿生平所蓄宋元舊帙灰盡無餘於是樓中書
凡爲人盜竊賸匯者一委之火此注遂無由而顯於世
爲之惆悵者累月附記於此倘覬世有購獲此本者益
壽諸版毋令竟歸泯滅也　又案昭文張金吾愛日精
廬藏書志所收宋郎氏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即翠巖
精舍刻本與選樓本同不知即一本流傳抑兩家各有
一本　又案宋元間注宣公集者有唐仲友詳解十卷
見浙江通志有鍾士盎增注見劉岳申申齋集吳澄州
盧集無卷數增注者即因鄭氏舊注而加詳也有蘄春
潘仁彥資纂注無卷數見許有王至正集其書皆佚不
傳　文案翠巖精舍刻郎氏奏議注穆嗣於戊申七月
從浙中藏書家借得之卷袂圖記與阮氏提要張氏敝
書志皆合然所謂注者止各題下節錄唐書數評亦復
參參不詳書眉有坊賈所託謝疊山評部而文中無注

也與阮提要宋引經史云云仍不合因檢舊藏道光四年宜賓令公裔孫成本刻本制誥十卷無注奏草奏議十二卷題下文中皆爲注題下注與至正本無異然則文中之注其必即郎注亦無疑也阮大傅所見當是翠巖精舍足本耳　又案己酉三月得元胡元節刻宣公集制誥十卷奏草六卷中書奏議六卷凡二十二卷標題都數與宜賓本同　當元祐淳熙之閒大臣留心治具引君當道屢以奏議勸進講筵而其主亦傾心嚮慕退朝之後傾聽數千言不爲倦幾幾與謨訓誥比隆矣當公之見任於德宗也乘輿播遷山南再幸閒關扈從隨事贊畫興元詔下聞者無不感奮大禮大赦振恤優復宣慰招諭遣將命官倉卒塡委咸盡事情中機會卒之鑾輿反正國祚以安覯於德宗之所以失與其失而復得者一代

之興亡可攷也及既爲相乃益殫所學匡大計決大疑以體國之忠爲不刊之論洞察時變折衷古今雖當時不能盡用迨其後皆可見諸施行而有裨於治道視夫以空文自見者不侔矣佩自授書卽嗜公集十餘年來不自分其不類爰據新舊唐書通典通鑑考其世詳其時事其故事古語閒引他書第釋事而不加義放李善注文選例也自漢唐諸儒專門箸述沿至於今詩賦詞章之學陰陽占候之書皆有注釋稱詳博矣然其可傳於後而足與古人發明者蓋鮮然則余之爲是其不能無費辭也歟而又何敢自信哉鄭贇善虎文序之曰繇

侯張君蓀圃所注宣公翰苑集徵引緊博考核精密於
唐事尤詳焉劉賡文大槐序曰平定張君蓀圃其生平
讀書窮極幽遠於古之碩德名賢嘉言美行無不跂而
望之以爲不可及而所心儀不置則尤在唐之陸相一
人讀君之注恍然如置身有唐之世親見陸公而與之
上下其議論全文載各家文集不具錄　謹案府君注翰苑成抵歙
任復引其邑之學人汪君肇龍程君瑤田汪君梧鳳方
君榘參訂之乃登剞劂謂任合肥倩善書者別寫淨本
裝飾精整以備進
御徵

乙夜覽藏弆於家未邀其會逮道光六年御史吳傑疏請
以陸公從祀 孔子廟廷
特旨俞允列於東廡隋臣王通之次儒林盛事千載一時
而未有以府君書爲言者夫陸公之書本仁祖義切實
的當當時卽擬之賈生而蘇范諸賢所爲勸進講筵者
尤以其委曲開譬善因事理回悟主心所謂能自得師
卽如臣主之同時也得府君之注而其學之正之醇乃
益顯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陸公有焉
異時儻放淳熙邇英故事以此書進講則府君之注必
爲

當亦所采納殆可無疑也夫

是年二月成平定州志攷誤一卷

三十四年己丑三十八歲

歙縣志府君重修先農壇記壇舊在石壁山之陽臣佩芳涖任之三年祀事既畢巡視其地最爲卑下毋遇春雨漲溢則壇宇崩壞爰卜東郊教場之旁移建農壇崇二尺廣三尋修五丈壇前隙地可供堆瘞壇之北爲室者三其前門及壇左右各建三室以避風雨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卽工十一月工成　希音堂集祠堂記乾隆己丑購屋於大陽泉時余在歙屬友人補葺而定居

焉

是年重修歙縣志成

三十五年庚寅三十九歲

秋充江南鄉試書二房同考官中式六人第三名曹城歙縣增生第三十四名孫學治黟縣廩生第四十二名黃文瑨崇明縣增生第六十一名車廷儁江甯縣附生第七十八名趙敬太平縣廩生第八十八名史報捷歙縣附生副榜三人第八名黃本驥六安州廩生第二十一名沙重輪通州增生第二十二名李芬宜興縣增生上江薦卷章孺覺方策丁懷璣洪晉胡琨瞿墀下江薦卷葉蓀柴張宗藝拋鷟坡華如錦于貽和趙寅斗汪國梁孫元禮顧三餘薛翥黃華朱元鐸張興賡沈大坤程世椿

曹侍郎希音堂集序張蓀圃先生宰歙縣以經術爲治術已而城應省試受知於先生旣謁命城曰子之文矯矯不

豈時趨似矣進而求之當斯至於古之立言者立言之道衷於經徵於史博趣於諸子百家子愼無足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能也　希音堂集希音堂記乾隆庚寅余搆居大陽泉取老子大音希聲之語顏其堂曰希音是秋爲江南同考官求主司曹地山先生書越十有三年自泗州告歸乃懸之壁閒　又陽泉山莊記余祖父以來僦居州之上城乾隆庚寅始得大陽泉俗稱花園者亭一池一舊屋二區雜木十餘章故白氏物也余知歙縣時念親老無所庇因購得之稍稍修葺復購他姓廢亭移置於池北隅顏曰陽泉山莊案山莊爲金栖雲道院故址元

好問遺山集有宿陽泉栖雲道院詩曰方外復方外脩
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田
平可耕霜林不嫌
客留看錦崢嶸
二十六年辛卯四十歲
吞松閣集重修歙縣學宮碑記大尹張侯蓀圃以名進
士踐任下車行釋奠禮詣學學之不葺舊矣君循覽辦
慘度日是不可緩緩且圮亦不可迫迫且擾余尸茲土
責其奚辭顧初涖又會重建郡學事不得連舉越三年
則出廉俸以倡而徐聽邑之人自爲占輸無徵要呼督
期約一切經營迹而因故爲新事以辦治始乾隆三十
四年巳丑二月訖三十六年辛卯四月戍成之歲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恩科邑之第進士者五人二入詞
館士皆驚喜傳說歸勤於侯侯曰　國家學校之設豈
區區科第足以完厚責塞衆望哉雖然天下之賢才萃
育　朝廷其聚而貢之也舍科第無他途則科第之盛
衰與賢才之盛衰相表裏是誠宜爲茲士與尹茲土者
幸然而遂欲侈其效以爲余功且謂學校興育巨典僅
如是止則非余所敢聞也我　朝文化覃洽浸淫汎灑
雖荒徼幽翳伏匿之士靡不含音吐和振景拔迹有聞
於時況歙古名州賢哲項背相望是不一世譬諸佳研
良壘甘筍苦荈皆茲土所自饒貪天功爲已功余則何

敢且修廢舉墜成民事神守士者責也非以邀福譽而
是說則尤近堪輿家言儒者所勿道歟人坐此惑者衆
余方媿薄劣無以革陋習而顧敢承之以益之疾乎余
自念涖此六年矣爲諸生搆書院於問政之麓月萃一
課親定甲乙其耆宿之有德望者㬙輒賓禮之以文行
相切劘余所期於士者甚遠且大而顧曰科第云乎夫
人而果賢且才者歟科第可也不科第亦可也非賢且
才者歟不科第不可也科第愈不可也其已得科第者
非已賢之才之而試以天下國家之任者乎其未得科
第者不亦賢之才之而儲夫天下國家之用者乎名重

者實不得輕施厚者報不得薄及之而知履之而艱故事不豫者後必悔余今者氷淵臨履日益滋懼深悔早歲幸成速化素蓄無本而惜乎其晚矣然則士亦思所以無悔於異日者慎無徒豔科第之盛而以苟且之學應此則余所未逮而竊有望於歙之賢者爾侯之言如此有述以告文者歎爲知言已而侯屬筆於文文憶曩者作郡學碑記意與侯言略同因節次其言而爲之記云

歙縣志府君崇賢祠記余來令歙於今五年每春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院日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

賢守令廟祀之在邑中者或頹圮黜黯或并失其地不可循求使不爲萃聚以殷祀典非所以示於民而成吾政也今年春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既復新之遂於其門隙地構樓三楹門亦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推官魯公凡十一人縣令張齊賢輩十四人皆舊有祠今廢毀者乃放尚賢意顏之曰崇賢　濰韓君夢周理堂文集贈張君蓀圃序辛卯夏余將北歸以書別張歙縣蓀圃蓀圃邀余贈言余與蓀圃交最篤不可以無言蓀圃爲人閎博疏達以學術自植而談笑閒頗厭薄宋儒以蓀圃讀書致專精其於宋儒之書必深究

而類其不足矣夫學而不志於聖人之道則已如志於聖人之道則未有不由宋儒者也云云詩集憶昔行贈同年張蓀圃略曰憶昔舉南宮闕下論知交軒豁襟期親逼仄時相邀一自薊門別風流信所遭金陵忽握手出宰欣同僚薄宦得江湖清秋共持螯雄談君仍昔鐘鏞兼陶匏博物搜金石著述芟葦茅高情追皇古判不隔秋毫直欲酌北斗遙天騎鯨鼇鄙人直硜硜不能操鉛刀且復入井底羣蛙共叫囂君胡觀池沼卻志江海潮又如佩蕭艾棄彼蘭與椒辞荔善窮窕泉石亦蕭蕭懷人徧顧及策杖不可招倘君吟山鬼訪我來齊郊案韓

君字公復丁丑進士丙戌選安徽來安縣知縣庚寅與府君同充江南鄉試同考官時以蝗灾被劾將北歸也

二十七年壬辰四十一歲

是年調任廬州府合肥縣　墓志壬辰遷合肥治之一如歙　歙吳珽送張老父臺調任合肥詩序南宮名宿西賦之聲山水縣中學道得弦歌之宰訟已消於雀鼠割自妙於雞牛裒然三異之聲翕爾一同之地而復心𢥠韋布志篤典墳分長葉三尺之光作廣厦萬閒之庇緇帷畫寂聞許慎之談經黃卷宵披有侯芭之載酒封非無遺於下體菁莪式在於中阿將使蘭臺多黼黻之英槐市盡琳琅之選比於文翁之化蜀大有輝光方諸范甯之治杭彌增芳烈矣頃以治更五載澤洽四民爰登卓異之書更調繁縣之邑飛鳧遥往展驥攸宜思借寇而未能將御李其奚自於是一贊僑侶三舍名流各抱離情爭抒雅詠棠流甘於句裏麥含秀於言中珽也猥以媿白之詞弁此穀詒之簡自媿一經常抱無由登言氏之庭幸而半穀徐膺竊願索傳家之傳云爾

程春海侍郎粤　萱合肥城外别家弟惠浦詩金斗城邊路先人有舊蹊自注先大夫少時依合肥令張蓀圃先生讀書縣衙　十一月二十八日先考生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二歲

府君社倉攷題詞佩作令七年兩知劇縣社倉之弊所在而然皆以成法不可更易夫事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或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也用攷厥源流詳其利弊作倉攷并附私議二首以正世之君子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三歲

是年升任鳳陽府壽州知州　秋充江南鄉試詩四房同考官　中式七人第六名張會枚桐城縣增生第二十五名張會敉安慶府學附生第五十一名項應蓮徽州府學增生第六十三名王澤普宿松縣廩生第六十五名張大鵬泰興縣廩生第八十九名吳文譔貴縣附生第一百三名方世基歙縣附生副榜二人第五名戴英廬州府學廩生十八名王寅桐城縣附生上江薦卷王志遠王貝賚俞嘉猷羅士愷劉夢濤下江薦卷於璋姚光熊吳人傑陳夢鼎周南旨大鯤尹如昇徐城陳筠顏熒陳世衡李樸胡岳炳吳學翰張谷堂

墓志甲午除壽州其俗刀做強陵弱衆暴寡公至釐奸剔弊案無留牘豪右皆懾伏民以輯甯　重建循理書院延亳州梁君巘爲之師作循理書院記略曰壽州之有書院始於明天啟二年學正守拙黃公得舊屋於城東北增葺而廣大之公尤好

良知之學旣搆書院與學者講習其中使持循於天理之內故顏曰循理夫聖賢之理莫備於六經其藴旨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故所貴乎循理者非冥悟虛寂之謂抑非一日之積猝然之功其要必以讀書爲主辟之治生者積安於豐厚則必廣其田宅大其閈閎凡夫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玩珍寶無所不有下至田疇租稅錢貫絲縷枝合醬醬僮指之纖靡計較籌算舉無遺者然後昏姻喪祭之禮宴游服御之飾優游恢廓一出於有餘爲學者亦然苟期有得於聖賢之理則必求諸六經子史究精

徵之蘊性命學問事功之理然後本之中者有餘而應諸外者無窮未有不讀書而能循理者自心學興而學者厭棄先儒競趨於簡便無復通經學古思爲有用之學以副當世任使此世道人心之所繫不可以不辨案此文爲府君生平學術所繫故特采之

四十年乙未四十四歲

希音堂集裕備倉記歸安閔大中丞之撫安徽也以鳳泗累年荒歉倉儲不敷振給輒仰食於安池甯太路險遠難致請下接境之鳳潁二府糴麥豆雜糧二十萬石令所轄之鳳陽壽州阜陽潁上霍邱亳州太和蒙城皆

瀆淮潁建倉分貯歲歉則相轉輸額闕則補平時出入
如常平名曰裕備倉壽州當建倉八十間貯四萬石檄
知州張某董其事乃相地於州治堂皇西爲倉六十間
其式閒廣丈四尺深倍高與廣同凡閒費四十餘兩其
二十閒在正陽司東北三坊市民地十六畝用其半爲
倉半爲田以給役食興工於七月朔日洎九月壬辰工
竣於是所糴之麥豆雜糧四萬石貯之俱足焉　上鳳
廬道乞采買免稅書卑州奉檄建裕備倉采買麥豆四
萬石前因閣下兼榷關稅陳明過所開放蒙示米豆等
項過關向無免稅之例俾遵照納稅伏以采買無免稅

之例亦無徵稅之例考稅起於征商商賈轉販逐利故
徵之以盜帑藏佐國用如用國家之財糴粟以爲民食
與商賈之興販不同而裕備倉之設專備災祲遇災則
舉以予民與糶三之買補亦異故有商而不征者歲歉
則弛關津之稅是已又振濟補倉皆稅船料不稅米穀
而撥運則并免船稅蓋以百姓者天子之赤子今有人
憂其子之飢寒鬻食哺之猶屑屑抽分其餘夫苟求餘
孰與不哺且榷稅者求稅之盈不問民食之有無臨民
者求於民有濟而不計稅之多寡閣下今日所處實兼
其任利害尤不可不審也夫一歲之稅千百於所采買

之數數苟不足非以采買免稅其足亦非以采買納稅也而使州縣之吏因是規減於所采買之數自吾非糴不足稅因之也何以爲采買不力者責乎或謂采買吏有羸餘稅於吏非稅於民此尤非也古之善理財者莫過劉晏晏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曰所費實不及半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今執事者多當先使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其後有司減其半船益脆薄漕運遂廢至宋時商有稅吏而爲商則不稅非以厚吏也亦使之無敗乃事而已況其爲國家之公糴有定則而無私僨又非若比者査例買稻一石準價六錢米倍之

價過則止不糴今價日昂計石一兩以外例不能增以
一州計之所糴尚不及三之一其無益於稅又明甚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五歲
希音堂集重修先農壇記壽州故有先農壇在東門外
自分治鳳臺在今縣境至期州縣同詣行禮已各耕於
其耤以爲常有正殿三楹祀先農殿之前爲露臺外繚
以垣墉右爲耤田州若干畝縣若干畝乾隆三十八年
圮於水四十年紳士某等以重修請於是括庫贖鍰百
六十餘千鳩功如舊制始於十月某日越四十一年正
月某日訖工　又王平周壽序丙申余邀至壽州又偕

至泗凡五年壽號繁區積案如山君手披筆覽悉中肎綮其在泗亦然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七歲

希音堂集梁封翁墓志余知壽州日獲交獻戊戌春秋滿北上道亳州拜其母劉太孺人於堂上　又書孝婦張氏事略後戊戌春余在京師同年曹君劍亭示余以所爲張氏割股事略俾爲傳　又上閔大中丞書（案中丞名鶚元字峙庭歸安人府君鄉試座師也）佩幼貧寒賴父母手力以育以教幸邀科第於乾隆三十一年選任歙縣有胞兄一人自幼篤疾不克侍養因奉父母至歙自是調合肥升壽州

皆在任所四十三年父母年俱七十以上母更多病適

佩俸滿引

見便道送歸本籍及到京事竣假歸見父母歡甚大勝在署時案是年先大母陳太宜人攜先考侍會大父母歸里又陽泉山莊記戊戌春余父母歸自壽州居焉每長夏綠陰蔚然泉流潺潺不知有暑吾父母安之余亦喜其遠城市得以讀書教子

又上閔大中丞書回任後於臨淮途次會面陳鄙由時已派差務義不敢辭是年冬旋擢泗州案所派差務者移建新泗州城垣官署倉庫壇廟及遷徙民人之事故戊戌冬已擢泗州至庚子七月乃抵任所也

四十四年己亥四十八歲

墓志已亥題署泗州案墓志蓋據奉到部覆之日爲斷

四十五年庚子四十九歲

希音堂集移泗州治記泗在省西北轄天長盱眙五河舊治在州之南淮水之北去盱眙二里康熙十九年淮漲城圮建治盱眙山之顚其所治乃在西北懸絕淮湖遠者至百五十里虹屬鳳陽府地小而高鄰於泗乾隆四十三年巡撫閔公請裁虹爲泗版圖民賦一併於泗而以其城爲州治又於泗之半城增設州判一員四十五年余由壽遷泗　又亳州救災記余知壽州日粱君聞山每爲余言戊戌七月亳人被水之慘與州牧江公

名恂字子九號蕉畦儀徵人官至廬州府知府振救之勞今年四月余遷泗州公遷六安同日引見江甯行宮逾月公升知鳳陽府又逾月余至泗州亳州志載此碑爲是年十月十二日謨邑人梁巘書碑在咸平寺又案蕉畦太守之子德量乾隆庚子一甲第二人官至監察御史世所稱秋史先生也江蘇詩徵載其辛亥秋以官道驗舊文牒至亳州重游咸平寺實際上人以梁聞山大令書府君救災記碑本見遺七律一首卽此碑也又上閔大中丞書兩年來每念親老子幼輒如盲迷連月不得家信則惶及得則又惶見書紮紅籤乃稍安例父毋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予告終養今佩父年七十五毋年七十三胞兄自幼病廢任內亦無經手未完事件前月得父書俾

佩遵請又以幸邀

覃恩請泗州之封須用泗州印篆故未敢造次俟到泗即

擬通稟詳請謹先瀆陳　墓志先是鳳泗等處民惟種

稻薄水旱即災公曰三農生九穀而一之可乎乃相土

之宜令民廣樹蓺以儲其蓄並請於大吏行於各郡邑

民多賴之　希音堂集論鳳泗水旱書古者水旱謂之

天災鳳泗二屬遠者勿論自目所經見十餘年來七八

災矣常究其故而知其說之不必然也周官太宰以三

農生九穀注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大小豆

大小麥或曰無秫大麥有粱苽蓋地有不同生物則一

故多其種別其性權其時高無苦乾下無苦溼又盡其
四支之力是以四種而五穫民不知災禹貢揚州厥土
惟塗泥職方揚州其穀宜稻然爾雅粢稷注今江東人
呼粟爲粢衆秋疏黏粟北人用之釀酒吳都賦言穱秀
菰穗是揚州不專宜稻也鳳泗遠在江北地據高阜與
江南異淮渦汳濉岸高崖深水利不通而其所種則惟
稻近稍有種麥與菽者不過十之一二當春夏之交稍
有積水過此則全賴雨澤又惰窳性成秧一入土袖手
待食及其無穫則諉之天災國家常費數十百萬以振
之上之恩澤日以厚而其本業日益荒流離亦愈甚農

者天下之大本今既無以供上之需反歲有所殫不知
紀極非經久之計也漢氾勝之有區田法教民糞種負
水澆稼其法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
五月種穀大小豇䜿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𣪊
豆二麥各百餘區山藥芋子各一十區通約收四五十
石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可放其意行之如有田一頃
者種大小麥五十畝秫粟二十畝稻二十畝芋菜之屬
十畝麥後種大小豆二十畝蕎麥三十畝以是類推低
田乃種稻高田則種雜糧有司以時課其多寡督其勤
怠設有雨暘不時失於此必得於彼歉於前必豐於後

如此數年民俗稍變庶無飢饉之虞矣或曰俗言高田一倍低田數倍誰肯舍多而取少不知稻之多穫以近水澤資灌溉也徒聽之天與石田何異苗有耐水有耐旱黍稷秫麥俗謂之旱糧蓋其稈長穗堅水不能過旱不能傷綜計其利固與稻入無殊或又曰民習種稻恐地利不宜曰周官草人有土化之法蓋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果廣種力耕何患無穫且鳳泗地勢與西北同今西北之人未聞時憂水旱也又今年近水皆有災高田則收穫如故而天長盱眙兼憂旱者正以稻多而他穀少也故欲使鳳泗無災莫若勤農欲勤農莫先廣種此

令一行非徒使各食其力而所爲移風易俗之道亦在是矣倘蒙采錄乞下鳳泗各屬施行不勝大幸案府君將勸泗民以廣種於是募吾鄉農夫之工巧者爲作田器先試之於壽州壽則大穫既泣泗州遂力行之期年民稱便乃請大吏下其法於江北各州縣而其農夫之自泗歸者撥給私田藉其租入至今爲世業穆少府猶及見耄老佃戶爲說當年課耕江南事縷縷可聽云

又諭免稅書卑州都圖五十三里田地六千餘頃自康熙三年至十八年屢次開除荒沈田地四千餘頃見存者二千七百四十三頃零歲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兩零乾隆二十六年會勘籌議案內豁免窪地二百六十餘頃銀二千二百七十餘兩三十六年欽奉

恩詔案內前知州謝牧查實窪地二百六十六頃五十八
畝請豁免經前藩司屢次駮詰至四十四年前知州劉
牧始以坍田二十一頃三十五畝八分銀一百八十三
兩八錢詳準題免夫當免之田原不僅此顧駮詰至數
年乃定推其故蓋恐官物失陷期核實無濫而已竊念
今日之泗比昔已去三之二又屢遭水旱所費不下數
十餘萬豈爭此區區者哉泗地本窪下迫近淮湖自往
歲黃淮合流游蕩數十里水勢反高於田此一害也黃
水漲發淸口壅遏不暢則湖水倒灌而上此一害也蕭
碭宿靈上游之水淮湖者大則泛濫於泗又一害也是

潦固災不潦亦災河決爲災不決亦爲災異時東北鄉如青陽半城古浪湖等堡煙戸稠密號爲殷富今亦寥落不及昔之三四皆編筏結網以漁爲生其舊存錢糧有代輸於里長有攤分於保正去年四月奉到

恩詔內開直省有攤沒田地其虛糧仍相沿追納者該地方官查明咨部奏請豁免卑州現在田地內如三十六年未免之二百四十餘頃已成巨浸深者積水至五六尺又頻年被水至去歲七月黃水決溢先後續報坍沒之田三百餘頃皆與淮湖相連不能復涸例宜豁免謹繪圖貼說伏祈垂察　又論振本色書今歲泗州併舊

虹應振之堡四十六處其災分與四十三年同但往年
九分災極次給十二月一月本色七八分災概給折色
詢其故由四十三年被災州縣多而亳州蒙城懷遠鳳
陽等處災分尤重處處需用本色是以七八分災概給
折色以災多而糧少也今歲安省被災者三數處泗州
為重雖撫振兼施誠恐一屆寒冬民間購食維艱見奉
撥各處麥豆二萬四千石以今歲七八九分災區比放
四十三年口數十二月普振本色約需糧二萬七千石
計所缺止三千石尚有泗州倉貯足以敷用即再撥他
處穀亦無多又民食米為上麥次之黃豆為下今歲泗

州奉撥雜糧豆居大半以之平糶非民食所急貯倉尤腐朽堪虞不若悉舉以代振使實惠均霑更可使糧價頓減一舉而數利存伏惟裁察　又論泗州關稅書皁州濉河上通河南下達江蘇商船通有故曩設關榷今新河口關是已濉又自渭橋分支由城西北至東南入淮岸狹流淺每夏秋水漲閒有小艇來往冬春水涸則絶乾隆十七年前道憲乃更於此設關稽查臨河新河兩處漏稅之船非以榷民也行之既久詐僞叢生自五穀雞豚匹布尺帛下至竹木薪炭入城有稅出城有稅又置人於四門日伺夜偵如張密網甚至詭稱巡闌恐

喝取利物佑膳踊職此之故泗故虹邑地小民貧加以
連年飢饉碎久病之人加意撫養猶恐不支況可箠撻
困苦乎竊計鳳陽關稅額每歲二十餘萬兩此地所入
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爲輕重萬一所榷之數不以充
正課而以飽胥吏則雖有如無又何便於此然皆知而
不言則以礙於位勢又恐稅不足額爲憲臺所不樂聞
耳夫稅之盈絀有得之於寬抑有失之於嚴嚴則搜括
必甚人多避之寬則商有餘利人皆悅赴如本非可設
關之地寬且無裨更出之以嚴惟有肆爲攫奪而已此
勢所必至也竊以旣有新河口關州城之關可以不設

必不得已於夏秋水長船行時遣人巡視冬春則止惟許稽查商販不得私稅民財并乞開示應稅物件使眾聞知如此則商民兩便矣　又論開天然閘書昨因查修天然閘地河道業將卑州濉河經流及應修各段繪圖貼說上呈竊念茲事重大有不容默默者濉自宿靈泗以至入湖上下數百里承上境及本境之水一遇盛漲往往漫溢故修治爲宜然河身本窄黃水所過水去沙留日日以甚河身反高於民屋其病由於引黃入濉也蓋濉之於宿靈其經流而泗則兼爲其尾閭查濉一由泗之謝家溝東南經卞河入湖一東北由烏稚嶺入

下江之宿遷桃源復折而南至泗之安河入湖一由荀家溝經泗西門南流入濉淮之支流既多非數十萬金不足集事且爲開天然閘而修無非欲導河入湖耳自河日南趨毛城鋪之減水入之峰山四閘之水入之閘有啟有閉湖有增無減故病泗者莫如湖而淮次之而病淮與湖者尤莫如河設再益以天然閘之水一遇湖漲必致橫潰而濉必致淤墊如是宿首受害泗靈亦不免矣葢天然閘之設原以防河漲保徐城爲今之計宜相視附河兩岸民居有當衝宜遷者遷之或陂障污澤舊爲河所游蕩今起隄防逼束未舒者決去之如此不

已然後開閘以泄之河所去旣多入閘者不至爲害應
幾徐安而宿靈泗亦安辟之一石之水必盛以一石之
器不則必多其器而後能容今湖深廣不及河之十一
苟防漲保徐專恃乎此是以斗巵盛石水有覆諸地而
已昔人言開河如放火萬一旣開之後洶湧奔溢不可
收拾如往歲儀封之決郭工之漫尤當早爲籌及又天
然閘乾隆十一年經河憲高奏明以徐城誌樁長至六
尺始行啟放以今校之卽長至六尺亦不宜放何者河
屢決於豫境皆由下游梗塞水至六尺其實不過向之
一二尺病在河高而不在水大又明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歲

希音堂集王平周壽序余之遷泗州也謀乞假終養同僚皆力阻君獨勸行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爲君五十誕辰余旣援例申請遂書此以贈　又玻璃泉記泉在盱眙第一山之麓前臨長淮右瞰洪湖有亭榭竹木之勝初泗之圯也遷治此山之顛泉在治之西偏今裁虹爲泗去此百八十里余去歲七月涖泗今五月乃得一至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一歲

墓志壬寅以父母年逾七十請終養大吏不使去日劄薦汝公以親老力辭大吏不能奪旣歸益隆奉養承歡

備至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四十七年秋以侍養歸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二歲

希音堂集冠山資福寺記乾隆四十六年余自泗州歸

明年率兒輩游焉

五十年乙巳五十四歲

希音堂集誥命碑恭紀五十年

大慶仍聽請泗州封用加級得封四品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五歲

希音堂集游禪巖記蒲臺山在平定之西肰若屏風其

西南深隱處爲禪巖巨石攢列屋皆在巖下有泉自石

罅出滙爲小池冬夏不竭乾隆戊戌余以俸滿引
見乞假常至其地壬寅自泗州歸滿臺歲一往游而禪巖
徑陡仄余又艱於行今丙午夏乃再往
九月二十二日先曾祖母王太恭人卒年七十有九是
年府君助知州金君源明修葺平定州志每類題詞之
文皆府君筆也旋以居憂不豫其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六歲
二月金君修平定州志成府君代撰序
五十四年己酉五十八歲
七月初二日先曾祖登榮府君卒年八十有四

五十五年庚戌五十九歲

是年冬先考歲試入學第一名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歲

希音堂賸稿三場百問序制義盡人可爲策非淹博經史諸書明於政體者不能今夏暇日因撮舉經史及時務所當知者百餘條俾兒輩以時講肄案先考旣入學府君教以對策之法作此書示之故知今夏爲辛亥夏日也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府君卒遺言不得隨世俗張樂開筵受親友弔　墓志與人交寬和樂易雖御臧獲無

疾言遽色有他姓掘地得古冢公爲收其骨買地以瘞之春秋遣人祀之樂鄉居不殖生業惟蓄書數萬卷尤喜讀史以爲可以鏡得失觀成敗嘗語其子曰汝輩能讀書吾雖貧樂已臨歿猶諄諄勖以勤學

府君著書陸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公餘雜錄三十卷春秋世系（尚未編定卷數）希音堂文集（無卷數）社倉攷一卷平定州志攷誤一卷三場百問（無卷數）重修歙縣志二十卷黃山志二卷

府君生子五人長世爻倘來按察司知事江西永豐縣縣丞子二秉武秉成

次世父性詣子三而康而恭而廉

次世父同越增廣生子一秉文齋廩生

次先考諱敦頤榜名敦來嘉慶辛酉科拔貢舉人辛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戊寅科福建正考官行抵浙江建德縣卒年四十七子四開暹國學生　貤封修職郎晉暹廩膳生麗暹廩貢生平陽府訓導穆譜名瀛暹道光辛卯科優貢生正白旗漢教習候選知縣

次叔父籀式出繼伯祖潤齋府君後子一蔭樞

謹案府君有箸述垂世有實政被民出處本末見於朋友贈言及家藏文稿者謹排比其略如右以備

國史采擇若無舊文可錄概從闕如蓋不敢以子孫私言

闌入一字也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朔日孫穆編并識晉江陳慶鏞塡諱

附錄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張君配王宜

人李宜人合葬碑銘元附

廣西藤縣知縣同里任質淳譔

道光三年六月曉沜張太史繼室李宜人畢力所天遘疾

而卒其孤開暹等旣合葬封樹如制復蘄貞珉匃質淳一

言以表其阡嗚呼質淳與太史文字昏姻之誼至密且渥

其烏能已於言哉尙待請乎太史諱敦頤字復之榜名敦來曉浙其別署也張氏自明初由洪洞遷平定　誥贈奉直大夫新灘君之曾祖也　誥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可舉君之祖也乾隆丁丑進士歷官泗州直隸州知州佩芳世稱蓀圃先生者君之考也以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生君合肥署中六歲生母陳太宜人授以孝經小學神識開朗輒多解會稍長讀書日益不同塾師竇君泗作天馬說況之年十四應童子試默諷十三經不譌一字學政戴文端公諭學官曰此廊廟器速化可惜善培護之不患不遠到也年十九茹古香尙書得君卷經義紛綸許爲老宿補

州學生員第一君承庭誥不欲以帖括自封密勿經訓實事求是鍵戶精思往往達曙積瘁咯血醫不治乃養痾鄉子山中繙方書得服氣訣沈心攝息期年疾大瘳尋丁孫圃先生憂入京師從程蘭翹學士曹顧厓侍郎游皆孫圃先生宰歙時所得士也數年學識益進嘉慶五年選拔貢生學政莫寶齋侍郎奬之曰三晉多才對此皆當類首六年舉於鄉闈作雄視非復舉子家數策對贍博尤爲軼倫七年罷禮部試歸遭陳太宜人喪綜酌祭葬不敢徇世俗溢分踰其家法君子許以知禮十年巡撫金公應琦與君交舊涖任過君山莊邀至太原諮以地方利病平定居省

東界例食解鹽地窵遠向就食長蘆以無照會時爲關吏
所持價騰踊民輒淡食君因以爲説於是金公通檄直隸
刻石關門俾永勿阻過十一年主講太平書院宏奬之效
今猶在人口十六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十九年授職
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治河方畧館總纂二十二年保送
御史引
見記名二十三年五月
命充福建鄉試正考官行抵杭州感受暑風七月十一日
至嚴州府建德縣屬之大洋遽不起年甫四十有七時吾
州張君四箴適宰建德蓀圃先生弟子也實躬親棺斂云

君丰姿秀偉先臞後豐性復樂易人其坐者如依玉屏披春風清和之氣襲人生平雅有特操非義之干千金蔑如燕居默坐防意尤嚴嘗置黑白豆几上判別發念善惡如趙叔平事其它細行不備書配王宜人陝西榆葭道凝會孫女太學生繩祖女事舅姑以孝聞太史好施宜人實左右之先太史三年卒年四十三子男四人開暹太學生晉暹廩生麗暹廩生平陽府學訓導穆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女二長適余次子模靖廩生次適介休楊煦副榜貢生繼配李宜人浙江山陰人寶齋侍郎舅氏廷頁太翁女歸太史十月而寡遂挈孤幼依侍郎以居教育

子女心力交瘁逮女適楊幼子學鸝有成宜人疾已沈困蒼黃返里不數日遂卒年二十四嗚呼士之懷才積學終不遇於時者固已多矣幸遇矣匏繫閒曹終身不遷淹滯無所試者亦時有之君四十通籍不爲早未七八年受先帝特達之知不爲不深卽君之束脩自好以覬發揮其素學者志氣亦不可謂不卓而顧中道淪徂辜 國恩殞士望余竊爲君恨之 國家設科百數十年三年典試數十人如君事者蓋亦尠矣將不如是不足表其人之奇邪則無憾乎匏繫終老懷才而不售者聞君之事方且豔之而稱之也曰苟如此死死亦不恨因系以銘曰

窮乃逼逼復窮大用有基如日方東胡以君之盛德而食
報未豐陽泉之北峯佳氣鬱葱賢媛相從後之名儒鉅公
過而憑弔臨風歎不欺曰此張太史之宫

補菴張君墓志銘 原附

候補知縣李日茂譔

君諱晉暹字仲明別署補菴世籍平定曾祖可舉國學生
誥封朝議大夫祖佩芳乾隆丁丑進士安徽泗州知州
考敦頤嘉慶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記名御史君性沈厚幼無子弟之過及御史公典試福建
疾隕中途君偕其伯兄雞斯㒒足舁匶歸葬喪儀摯性哀

戚路人事孀母教弱弟咸中禮法內行允修爲文章灝灝源源若不可方年二十五州牧吳公拔冠試寮補博士弟子疊丁大戚服闋占高等食廩餼所造殆未可量也乃天敓其紀猝患熱厥眴仆以萎痛哉君秉家學資復英敏不屑屑與世俗爭利鈍比從莫寶齋吳樸菴兩先生游向學益邃於程朱陸王之書臚列參稽九變復貫又善操觚牘縣舉疾書自梯米以至尋引揮斥如志羣賞其工君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卒於道光十年六月十二日年三十有七娶黃氏子一孝祈女二俱幼越七年君之昆弟沓諸日者卜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妥厝洄領祖塋之次

以曰茂與君居同閈學同師交契又至深兮銘其藏銘曰

題之支也胡遽摧華之跗也胡遽斯緜蔓洋洋迴巖蒼蒼

子孫其逢兮萬世千秋視此楸柏之根

靈石楊昉校字